



香水渡附近，清澈澄碧澄潭江一角

香水渡，现在看来也许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地方。可是，穿越历史的烟云，可以发现，这里曾经是一个很有知名度的古渡口。千百年间，湘赣周边区域和南来北往的人们都见证过它曾经的荣耀。“醴陵有个香水渡”，多少人曾经对它津津乐道，慕名神往。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更因为这里有悠久的历史传说，同时还曾经是一个区域性的交通枢纽。

香水渡，位于醴陵东部王仙镇香水村。溁水的第二大支流澄潭江在这里缓缓流淌。曾几何时，人们挑着货担，推着土车，将夏布、鞭炮、粮食，以及各种农产品源源不断地运送到这里，然后装到帆船上，再发送到遥远的地方。外地各种商品通过船只也不断进入这里，造就了这个古渡口的热闹喧嚣。

岁月虽然带走了沧桑过往，却也留下那一串串难忘的记忆。

春秋时期，五霸之一的楚国遭吴国攻伐，国君楚昭王弃都逃难，相传途经醴陵香水渡，打捞到一种水中的植物——萍实，发现其个头大、味道甜美，于是用来果腹充饥，度过了艰难时光。孔子知道后说，此物有复兴之兆，大吉。不久楚昭王便率领楚军打回郢都（今湖北荆州市），成功复国。后来想起此事，楚昭王令人每年正月十五煮此为食，以此怀念捞萍实的往事。汉代刘向在《说苑·辨物》说：“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触王舟，止于舟中。”昭王大怪之，使聘问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实，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获之，此吉祥也。”后遂以“萍实”谓甘美的水果。清代地理著作《方輿纪要》卷87记载说，“醴陵香水渡，为楚昭王渡江得萍实处”，正是这段

往事的佐证。清代诗人曹国彦《香水渡》诗云：“萍实今何在，名留古渡长。霸图无处觅，风雨哭昭王。”也是说的这个故事。

岁月流转，唐宋以后，以农耕为本的醴陵东乡居民在农闲时又多了一门制造鞭炮的活计——自爆竹祖师李畋发明创造鞭炮以后，邻近的白兔潭、浦口、王仙等地逐渐形成一定规模的鞭炮产业制造。然而，大量的手工作品不能只是自产自销。当走南闯北的人们发现了商业秘密以后，便开始有意识地组织货物进行对外交流。众所周知，古时交通主要依托水路。于是，澄潭江沿线便出现了白兔潭、普口市（今浦口老街）等多个渡口，而位于澄潭江下游的香水渡则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显赫一时。这里离醴陵城仅仅30里，距离澄潭江与溁江汇合处的双江口也只有10里。于是，商人们更加青睐这种离产地近、且行船方便的渡口了。彼时，香水渡总是熙熙攘攘，热闹繁忙。江面帆船穿梭，迎来送往，展示着古渡口的特殊魅力。

到了明朝，香水渡的名气更盛了。社会生活稳定，经济恢复发展，使渡口的功能作用进一步显现。除了日益频繁的人物流外，这里还增加了一些慕名而来的文人墨客。一座颇有气势的飞云阁临江而立，分外显眼，更是吸引了各地人们前来观赏。伴随着日夜奔流的澄潭江水，飞云阁见证了香水渡的一段历史。翻开典籍，诗人们歌咏香水渡飞云阁的诗文还真不少。随意抄录几首，便是余韵绵绵：

《香水渡飞云阁》  
(明)赵士贤

极目湘云一片飞，欲随孤影落庭闱。  
长天积水情无限，彩服霞觞愿久违。

南国老亲方远梦，燕山游子立斜晖。  
梁公盛绩何人继，粉署高风百世稀。

《题香水渡飞云阁》  
(明)罗钦顺

湘水遥遥路几千，宦情常被白云牵。  
悠扬绿树青山外，怅望高台落日边。  
秋影淡分离菊艳，晴光浓映背萱妍。  
双亲寿考应无极，况有封章下九天。

《香水渡飞云阁》  
(明)秦舍

白发高堂万里家，孤云南望楚天涯。  
江含暮色烟中树，山叠秋光雨后花。  
感遇梁公惊客梦，赋归陶令惜年华。  
凭君缩取称觞地，五色斑衣照紫霞。

而今，随着陆路交通的全面发展，河运和渡口的功能性作用已经是风光不再，甚至逐步淡出人们的视野。如今的香水渡完全恢复了宁静的田园风光，往来穿梭的帆船早已没有了踪影，熙熙攘攘的人流也成了遥远的记忆。飞云阁则被历史的风雨毁弃了，无痕迹。

当然，没有了往日的喧闹，但这里却拥有今日的安逸与富足。这里的粮食、蔬菜、鞭炮等地方特产依然享有盛誉。一个全新的香水农庄展示了现代农业的风貌。当地居民早已迈向小康富裕的生活，而且这里交通更加便利，随着醴陵城市的东扩，香水渡与醴陵市的距离由之前的30里缩短了一半，距沪昆高铁醴陵东站、沪昆高速醴陵东互通口也仅仅十多分钟车程。

澄潭江水清澈澄碧，不舍昼夜，奔涌向前。经过华丽的转身，香水渡由一个知名的古渡口变成了山清水秀、环境优美、安居乐业的现代村落。

香水渡所在的王仙镇香水村俯瞰图



## 看电影

谭光辉

旧事

小时候要找一个不爱看电影的人就如现在要找一个不爱玩手机的人一样难。

我第一次“触电”时间是1975年10月左右，那时我刚上小学一年级。

大概是秋收假过后的某个下午，学校组织我们观看《闪闪的红星》。当时，小礼堂的门窗上挂着附近学生带来的用来遮光的草席。电影结束时，已是夕阳在山。从电影中走进现实，我们仿佛完成了一次穿越。从此，潘冬子成了我们共同的偶像，小木枪、小皮带、红缨枪成了我们的标配。我们还用红色的语录壳子剪成红星五星、红领章。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红星是咱工农的心，党的光辉照万代……”周末，我们几个发小打扮成潘冬子的样子，手持红缨枪，唱着《红星歌》，乐此不疲地玩着站岗放哨抓特务的游戏。

“双抢”结束后，大队会联系公社放映队到各屋场放电影。湖头屋场放电影固定在盐铺队的大晒场上。大晒场东高西低，是个天然的阶梯放映场。

下午三四点左右，当大银幕在斑驳的西墙上用竹钉钉好的时候，孩子们便搬来各式各样的凳子椅子抢占黄金位置，大家以放置放映机的八仙桌为圆心向四周展开……太阳还没下山，大人们还未收工，晒场上的孩子们便多起来了。孩子们的目光全在“圆心”里名叫新娇、小莲的两个漂亮小姐姐身上；看着她们从箱子里搬出放映机，看着她们打开大灯反复调试灯光，

看着她们从方形铁盒子里取出片子，看着她们把片子固定在支架上开始倒带……

太阳终于下山了，天色越来越暗了，在放映机边上那盏电灯熄灭的时候，电影开始了。现场安静了下来，只是偶尔有大人呼唤小孩的叫喊声。

短促的新闻简报结束之后，看着那件随着雄壮军乐的五星星光芒出现在银幕上，现场顿时沸腾起来了。

有时看到一半碰到下大雨，只好搬到我们家住的那个老厅屋继续放映。

窝山水泥厂建成之后，几乎每个周末都放电影。傍晚担水时远远看到水泥厂挂上了银幕，我们便会早早地吃完饭去看电影，风雨无阻。有一次，我披了块薄膜冒雨去看电影。回来时，自制的手电筒烧了灯泡，伸手不见五指，我加快速度往前赶，薄膜被弄得哗哗响，总以为有什么跟着自己。

《决裂》《青春之歌》《打击侵略者》是我们在洲家屋看的几部电影，电影情节完全没记住，只记得《决裂》中那句经典台词：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讲马尾巴的功能。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是在公社前面那块草坪里看的，因为去得晚，正面没有好位置，我们只好站在银幕背面的菜园子里将就着看。因为要等酒埠江送片子过来，电影直到晚上十点才开始。深秋时节，晚上冷得厉害，一场电影下来，孙悟空打完了白骨精，观众也烧光了菜园四周的竹篱笆。

我们有时步行七八里，赶到东边铁厂看电影。那时，东边铁厂很奢侈：冬天放电影，室内温暖如春。

那时，我们不管哪里有电影都赶，不管什么电影都追。

我们看《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我们看《红色娘子军》《渡江侦察记》《狼牙山五壮士》，我们看《永不消逝的电波》《野火春风斗古城》《开枪为他送行》，我们看《小兵张嘎》《戴手铐的旅客》《冰山上的来客》，我们也看《鸭绿洲》《早春二月》《青春之歌》，我们还看《追鱼》《画皮》《李慧娘》《傲蕾·一兰》……

平时几个发小聚在一起，谈论得最多的也是电影。我们崇拜董存瑞李向阳洪常青韩英嘎子哥，我们仇恨胡汉三南霸天彭霸天还有《黑三角》里边的特务婆，我们唱《洪湖水浪打浪》《边陲的泉水清又纯》，唱《红星送我去战斗》《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唱《啊朋友再见》《送战友》……

后来，屋场里某人结婚、某家建个房子、某某过生日，也时常放电影。

读师范时，学校每周组织到电影院看一次电影。三年下来百来部电影，现在只记得《老枪》《第一滴血》《火烧圆明园》了。

几十年过去了，至今还记得老厅屋里放电影两个壮汉奋力踩发电机的样子，还记得每次换片间隙镜头前的观众投到银幕上的那些手影，还记得文娱委员发电影票时，那些春心荡漾的红男绿女们急着换票的情形……

## 三代人的泡泡乐

庄艺瑾

## 忆大院龟龙窝的“奇”

黄湘玲

第二次到云上大院的时候，我惊异于龟龙窝的奇。

龟龙窝是一个高山茶园，同时还是避暑胜地，位于罗霄山脉东南边陲，和井冈山一脉相连，海拔约1650—1800米之间，夏季最高温仅29摄氏度。7月10日，我和甜姐等一行4人，自市内出发一路驱车到了这里，住在“良宇农家”。第二天是头伏，我和甜姐就近到街上逛逛，路过知青印记后，见到一制茶厂，抬头一看，门口贴有“龟龙窝制茶厂”招牌，我们大模大样地走进门，只见室内有工人在忙着制茶，便轻声问：“我们想买你们刚做的茶，卖吗？”马上有人回应：“卖！我就请老板过来。”不到几分钟，来了位憨厚的大汉，他便是茶厂的总经理龚总。龚总引着我们到了对面的茶室，仔仔细细地为我们泡上红茶、乌龙茶等，我们认认真真地一边品着，一边听他介绍着，同时斗胆邀请他第二天凌晨领我们到茶场看日出，想不到龚总很爽快地应承了我们，并建议我们清晨4:30出发。

回去午餐时，我们正兴致勃勃地讨论着看日出计划，邻桌的白云夫妇听到后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为看日出出跑了3回，回回都没看到，建议你们还是取消看日出计划为好。”我回道：“都已经约好了，哪能爽约啊，得按原计划进行才好。”就这样，为观日出，我们起了个大早，车灯在黑夜内闪耀着，一路向东，车行十多分钟后，黎明前的曙光渐渐显现，尤其是那抹淡淡的粉红很是迷人，我们一路听着龚总介绍茶场，一路看着车窗外淡淡的云彩，不知不觉便到了玄天台。自清晨5:12开始，我们一边细心地观赏着日出，一边认真地抓拍着彩霞。此时，晨光渐显，万物沉浸在宁静的氛围里，彩云穿梭于山水之间；只见那高山茶园披着云裳，与绵延的群山一道迎接朝霞；云霞越来越美，时而是万里霞光，时而是曙光辉煌，慢慢地慢慢地太阳爬上了东边的茶山，刚露了大半张脸，不到一分钟天便已大亮，此时才5:46分，这会儿分明白龚总坚持请我们早点出发的缘由。回程时，路遇一对年轻夫妇，年轻小伙有些失望地对他们说：“你们这就看完日出了？我们赶不上了吗？”甜姐俏皮地回应：“能看到早上的大太阳！”回顾观日全程，回想白云夫妇几回都看不到日出，细细推敲，主要是因为东面的茶山太高，遮挡了部分阳光所致，古语云日出东方，有高山在前，我们在山后观日出自然不太方便；同时，经反复推敲，深知高山日出转瞬即逝，顿觉时光之匆匆，半点也不等人，这是龟龙窝的第一奇。

龟龙窝里有大大小小的池塘，池塘附近大大小小有三栋房子，我们的车在附近的路边停了下来。龚总带我们近距离观看他们的茶园时，只见他总是低头在茶叶上寻觅着什么，我们好奇地问：“你这是在找什么宝贝吗？”他神秘地笑着说：“让你们说对了，我真的在找宝贝。”甜姐兴奋地问：“什么宝贝找到了吗？”龚总高兴地喊着：“找到了，找到了，快看，这片茶叶上有个小绿叶蝉。”我们异口同声问道：“小绿叶蝉，还是第一次听说，我得看看。”顺着龚总的手势，我们见到了绿绿的茶叶上，趴着一个如芝麻大小的绿绿的蝉，小模小样甚是迷人，甜姐又问：“小绿叶蝉有什么用呢？”龚总耐心地解释：“小绿叶蝉因啃咬茶树嫩叶，一方面会导致茶叶减产，另一方面，被它啃咬过的茶叶，采摘自然阴干后会有微微的甜香，经晒青、萎凋、摇青、揉捻、发酵等工艺，将其制成乌龙和红茶后，成品有股淡淡的蜜香味，和现在市面上的‘东方美人’质地相当。”说罢，龚总摘了一小把茶叶放进上衣口袋，我们也学他摘了一小把放在防晒衣袋里，随后，我们也见到了小绿叶蝉。回去后，我和甜姐继续兴奋地谈论着小绿叶蝉，那迷你的小模样令人喜爱，那淡淡的清香令人回味无穷，这是龟龙窝的第二奇。

龟龙窝全景怎样？为何取名龟龙窝？龟龙窝有什么来历和传说？我三问龚总，龚总一脸茫然地回答：“这些我还不知道呢。”我很惊讶，接着提示和提问着：“既然名为龟龙窝，里面肯定有像龙如龟的山体，像龙的山在哪儿？如龟的山又在哪里？这些可是龟龙窝的灵魂啊？我们得设法找到才好。”龚总认真地思索了一会儿后说：“想起来了，三年前有个朋友发了卫星图给我，有几座山很像乌龟。”说罢，不一会儿他便找到了卫星图，我们仔细研究后决定再探龟龙窝。7月14日傍晚，龚总同时还邀请了万总和赖两位朋友，他们拿专业相机，带无人摄像机，和我们一起再访龟龙窝。

按图索驷，我们很快到了最佳观赏地，找好位置后，只见四面群山环绕，抬头望天，浓浓的白云层层叠叠，洁白纯净，宛如白色的云海，低头探龟，只见一大一小两座山相连着，为驱虫，山上插满了金光闪闪的小黄板，远望像极了一只巨大的金龟，静静地趴在池塘边。我一边掏手机一边想，这么妙的景色，要是山上再来点白雾那该多美，打开手机拍照时，想不到茶山上真的开始起白雾了。随后，我一边兴致勃勃地欣赏着茶园美景，一边认真地拍照“金龟”。只见绿绿的茶梯在山上盘绕着，一层又一层，首尾相接，宛如群龙牵手，还有那远处池塘边，似有只大金龟慢慢地爬着，心想，如此美妙的情景该取个什么名好呢？我想起用“神龟探水”来形容很是贴切，高兴地对他们说：“池塘边连着一大一一小两座山，特别像神龟探水，是吗？”龚总欣喜地说：“神龟探水，太像了！”万总思索了一会儿说：“是像神龟在探水，但没有体现茶园和茶叶特色，结合我们昨晚查阅的很多相关资料，据说，在康乾盛世，这里曾经是‘天堂贡茶’的原产地，我用‘神龟上的贡茶’是不是更理想？”

回程的车上，我们兴高采烈地继续探讨着水边的金龟，最后大家一致认同从景观的角度思维，用“神龟探水茶园中”来形容此时此刻此地此景更为贴切。那“神龟探水”美景着实令人惊喜，这是龟龙窝的第三奇。

龟龙窝茶园一角



如今，记忆中的画面和眼前的一幕重合在一起。只是主人公从变成了女儿。爸爸依然像当年那样耐心地教着女儿，他弯下腰，轻轻地握住女儿的小手：“来，宝贝，像这样甩动泡泡棒。”教她如何让泡泡飞得更高、更远。女儿模仿着阿公的动作，虽然笨拙，却充满了乐趣。她的笑声清脆悦耳，如同银铃般在空中回荡。爸爸的脸上也洋溢着满足与幸福。

看着爸爸和女儿玩得如此开心，我的心中涌起一股暖流。这些泡泡不仅承载着女儿的快乐，也承载着爸爸对我们的爱。它们就像一座无形的桥梁，连接着三代人的情感，传承着这份浓浓的亲情。在泡泡的海洋中，我们共同编织着属于这个家庭的幸福与美好。